

鳥鳥歎其氣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針得
矣如從空中見飛鳥之往來豈復知其所
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脉盈虛而為信亦
不知其誰之所召遣爾
伏如橫弩起如發機

血氣之未應針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
針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

言血氣既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
豈留呼而可為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
約之

岐伯曰刺虛者瀕其實刺實者瀕其虛
言要以氣至有劫而為約不必守息數而
為定法也
經氣已至慎守勿失

無變法而失經氣也
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
無營於衆物

言精心專一也所針經脉雖深淺不同然
其補寫皆如一俞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

不外營焉○新校正云按針解論云刺實
須其虛者留針陰氣隆至乃去針也刺虛
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針下熱乃去針也經
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
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
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
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也靜志觀病人
無左右視也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八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九 終五

唐太僕令洛玄子王冰次註
宋光祿卿直秘閣林億等校正
宋守尚書屯田郎孫思邈重改誤
八正神明論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
則

服事也法象也則準也約也

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

謂合日月星辰之行度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

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

候日月者謂候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

辰者謂先知二十八宿之分應水滿刻者

也畧而言之常以日加之於宿上則知人

氣在太陽否日行一舍人氣在三陽與陰

分矣細而言之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

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亦十四宿水

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是故從房至畢者

為陽從昴至心者為陰陽主晝陰主夜也

凡日行一舍故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大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不止氣行亦爾又曰日行一舍人氣行於身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於身三周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然日行二十八舍人氣亦行於身五十周與十分身之四由是故必候日月星辰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正氣八節之風來朝於太一者也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氣定乃刺之者謂八節之風氣靜定乃可以刺經脉調虛實也故曆忌云八節前後各五日不可刺灸凶是則謂氣未定故不可刺灸也○新校正云按八節風朝太一具天元玉冊中

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

沉

泣謂如水中居雪也海奴教切多也

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

寒無刺

血凝泣而衛氣沉也

天溫無凝

血淖液而氣易行也

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

而調之

謂得天時也

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

調之也

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

血氣弱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藏作

藏藏當作減

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

絡亦為經誤血氣盛也留一為流非也

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

氣失紀故淫邪起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制謂制度星辰則可知日月行之制度矣畧而言之周天二十八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天凡一千八分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合漏水百刻都行八百一十丈以分晝夜也故人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也細而言之則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乃奇分盡矣是故星辰所以制日月之行度也○新校正云詳周天二十八宿至日行二十八宿也本靈樞經全文具

甲乙經中

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

八正謂八節之正氣也八風者東方嬰兒

風南方大弱風西方剛風北方大剛風東

北方凶風東南方弱風西南方謀風西北

方折風也虛邪謂乘人之虛而為病者也

以時至謂天應太一移居以八節之前後

風朝中宮而至者也○新校正云詳太一

移居風朝中宮義具天元玉冊

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

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

四時之氣所在者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

孫絡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也然觸冒

虛邪動傷真氣避而勿犯乃不病焉靈樞

經曰聖人避邪如避矢石蓋以其能傷真

氣也

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

入則傷五藏

以虛感虛同氣而相應也

工候救之弗能傷也

候之而止故弗能傷之救止也

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人忌於天故云天忌犯之則病故不可不

知也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

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

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

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

候氣不差故立有驗也

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

獨知之

明前篇靜意視義觀通之變是謂冥冥莫

知其形也雖形氣榮衛不形見於外而工

以心神明悟獨得知其表盛焉善惡悉可

明之○新校正云按前篇乃寶命全形論

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

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

曰觀於冥冥焉

工所以常先見者何哉以守法而神通明

也

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

以異也

法著故可傳後世後世不絕則應用通於

無窮矣以獨見知故工所以異於人也

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

工異於粗者以粗俱不能見也

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髮髻

言形氣榮衛不形於外以不可見故視無

形嘗無味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窈冥冥

莫知元主謂如神運髮髻焉若如也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

八正之虛邪謂八節之虛邪也以從虛之

鄉來襲虛而入為病故謂之八正虛邪

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

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

正邪者不從虛之鄉來也以中人微故莫

知其情意莫見其形狀

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

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

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
因病而敗之也

義備離合真邪論中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
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

三部九候為候邪之門戶也守門戶故見
邪形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狀也

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
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
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
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
必用方其氣而行焉

方猶正也寫邪氣出則真氣流行矣
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

行謂宣不行之氣令必宣行移謂移未復
之脉俾其平復

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

鍼入至血謂之中榮

故員與方非鍼也

所言方員者非謂針形正謂行移之義也

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
血氣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

神安則壽延神去則形弊故不可不謹養
也

帝曰妙手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
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

數言形與神何謂神何謂形願卒聞之

神謂神智通悟形謂形診可觀

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捫其所痛義亦通

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
曰形

外隱其無形故目冥冥而不見內藏具有
象故以診而可索於經也慧然在前按之

不得言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達之不可為
之期準也離合真邪論曰在陰與陽不可

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達之早過
其路此其義也

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

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

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耳不聞言神用之微密也目明心開而志

先者言心之通如昏昧開卷目之見如氣

翳開明神雖內融志已先往矣慧然謂清

爽也悟猶了達也慧然獨悟口弗能言者

謂心中清爽而了達口不能宣吐以寫心

也俱視獨見適若昏者歎見之異速也言

與衆俱視我忽獨見適猶若昏昧爾既獨

見了心眼昭然獨能明察若能隨風春日

麗天明至哉神乎妙用如是不可得而言

也

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以三部九候經脉為之本原則可通神悟

之妙用若以九鍼之論會議則其旨推傳

其知彌遠矣故曰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

之論不必存也

離合真邪論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

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

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

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脉

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謂海水溼水渭水湖水沔水汝水江水淮水漯水河水漳水濟水也以其內合經脉故名之經水焉經脉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脉所以言者以內外參合人氣應通故言之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陽外合於溼水內屬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足厥陰外合於沔水內屬於肝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手少陰外合於濟

水內屬於心
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

大經脉亦應之

夫邪之入於脉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脉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脉中循循然循循然順動貌言隨順經脉之動息因循呼吸之往來但形狀或異耳循循一為循

循循然順動貌言隨順經脉之動息因循呼吸之往來但形狀或異耳循循一為循

循循然

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
大謂大常平之形診小者非細小之謂也以其比大則謂之小若無大以比則自是平常之經氣耳然邪氣者因其陰氣則入陰經因其陽氣則入陽脉故其行無常處也
在陰與陽不可為度以隨經脉之流運也

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違之早過其路達謂達過謂過絕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達過當按而止之即而寫之運路既絕則大邪之氣無能為也所謂寫者如下文云

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

按經之旨先補真氣乃寫其邪也何以言之下文補法呼盡內鍼靜以久留此段寫法吸則內鍼又靜以久留然呼盡則次其吸吸至則不兼呼內鍼之候既同久留之理復一則先補之義昭然可知針經云寫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出鍼疾氣得泄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海如蚊虻止如留如還則補之必久留也所以先補者真氣不足鍼乃寫之則經不滿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真氣令足後乃寫出其邪矣引謂引出去謂離穴候呼而引至其門呼盡乃離穴戶則經

氣審以平定邪氣無所拘留故大邪之氣隨鍼而出也呼謂氣出吸謂氣入轉謂轉動也大氣謂大邪之氣錯亂陰陽者也

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振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

捫循謂手摸切謂指按也捫而循之欲氣舒緩切而散之使經脈宣散推而按之排感其皮也彈而怒之使脈氣脹滿也振而下之置鍼準也通而取之以常法也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則推而按之者也謂感按穴外之皮今當應鍼之處鍼已放去則不

破之皮蓋其所刺之門門戶不開則神氣內守故云以閉其神也調經論曰外引其皮令當其門戶又曰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王引調經論文今詳非本論之文傍見甲乙經鍼道篇又曰已下乃當篇之文也捫音門振則交切

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呼盡內鍼亦同吸也言必以氣至而為去

鍼之故不以息之多數而便去鍼也鍼經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氣至去之勿復鍼此之謂也無問息數以為連連之約要當以氣至而鍼去不當以鍼下氣水至而鍼出乃更為也

如待所貴不知日暮論人事於候氣也暮晚也其氣以至適而自護

適調適也護慎守也言氣已平調則當慎守勿令改變使疾更生也鍼經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其義也所謂慎守當如下說○新校正云詳王引鍼經之言乃素問實命全形論篇文兼見于鍼解論耳

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正言也外門已閉神氣復存候吸引鍼大氣不泄補之為義斷可知焉然此大氣謂大經之氣流行榮衛者帝曰候氣奈何謂候可取之氣也

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脉之中繆刺論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故云去絡入於經也

其寒濕未相得如滿鼓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以周遊於十六丈二尺經脈之分故不常在於所候之處也

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違其術而寫之衝謂應水刻數之平氣也靈樞經曰水下

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然氣在太陽則太陽獨盛氣在少陽則少陽獨盛夫見獨盛者便謂邪來以鍼寫之則及傷真氣故下文曰

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應刻乃謂為邪工若寫之則深誤也

故曰其來不可逢

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既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

不悟其邪反誅無罪則真氣泄脫邪氣復侵經氣大虛故病彌蓄積

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

已隨經脉之流去不可復追召使還

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

言輕微而有尚且知之況若涌波不知其至也

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

言不可取而取失時也○新校正云按金元起本作血氣已虛盡字當作虛字之誤也

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

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

機者動之微言貴知其微也

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去去盛血而復其真氣

視有血者乃取之

此邪新客落落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

言邪之新客未有定居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進若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止也若

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下文曰

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帝曰善然真邪以合破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審門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

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其法也

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

氣之在陰則候其氣之在於陰分而刺之

氣之在陽則候其氣之在於陽分而刺之是謂逢時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也積刻不已氣亦隨在周而復始故審其病藏以期其氣而刺之

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

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

禁謂禁止也然候邪之處尚未能知病復能禁止其候氣邪

誅罰無過命曰太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

正氣以從為逆榮衛散亂真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

識非精辯學未該明且亂大經又為氣賊動為殘害安可久乎

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

非惟昧三部九候之為弊若不知四時五行之氣序亦足以殞絕其生靈也

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達而寫之其病立已

再言之者其法必然